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
叛徒考茨基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无产阶級革命和
叛徒考茨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ЕНЕГАТ КАУТСКИЙ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 $\frac{3}{8}$ • 字数 76,000

1950 年 1 月第 1 版 1960 年 3 月第 2 版

1962 年 6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印数 18,001—33,020 定价（四）0.30 元

统一书号 1001•60

目 录

序言.....	1
考茨基怎样把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3
資产階級民主和无产階級民主.....	13
被剝削者能同剝削者平等嗎?	21
苏維埃不能变成国家組織.....	27
立宪會議和苏維埃共和国.....	33
苏維埃宪法.....	41
什么是国际主义?	50
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为資产階級效劳.....	62
附录一 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86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論国家的新书.....	91
注釋.....	98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 63 頁), 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說明第二國際正像各國一切忠誠的社會主義者早就指出的那樣, 已經遭到最徹底最可恥的破產。現在,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擺在日程上了。因此, 把叛徒考茨基的詭辯和他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分析一下, 是很必要的。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指出, 戰爭一開始後, 本書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背棄了馬克思主義。1914—1916 年間發表在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報”¹ 和“共產黨人”² 雜誌上的許多文章, 都是闡述這一點的。這些文章曾由彼得格勒蘇維埃匯集成書, 名為“反潮流”(著者季諾維也夫和列寧, 1918 年彼得格勒版, 共 550 頁)。關於“考茨基主義”, 我在 1915 年日內瓦出版的、隨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冊子³ 上, 曾這樣寫道: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最有威望的人物, 是一個最典型最鮮明的例子, 表明如何從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弄到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司徒盧威主義’或‘布倫坦諾主義’(就是說, 變成主張無產階級實行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自由資產階級學說, 而將這種學說表現得特別明顯的, 就是俄國作家司徒盧威和德國經濟學家布倫坦諾)。普列漢諾夫也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們用明顯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革命的靈魂, 他們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一切, 但是把使用革命的鬥爭手段、宣傳和準備革命鬥爭并用這

种精神教育群众 除外。考茨基无原则地进行‘调和’，一方面拥护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主张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在表决军费开支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期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关系，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未来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庇护和粉饰社会沙文主义，并像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譏笑一切革命意图，譏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若不无情地反对这种没有气节、实行叛变、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季诺维也夫和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从理论上详细地批判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一切看法的荒谬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便利”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并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壟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我指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級对它的批評。

最后，我在 1917 年 8、9 月間，即在俄国无产階級革命(1917 年 11 月 7 日，旧历 10 月 25 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无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 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談到“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的第六章中，我特別提到了考茨基，証明他完全曲解了馬克思的学說，把它变成机会主义，我說他“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棄了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論錯誤，就是他用机会主义曲解了馬克思的国家学說，这种曲解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詳細的揭露。

这几点說明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在 布尔什維克夺取政权和因此受到考茨基攻击 以前，我就公开指責考茨基是叛徒了。

考茨基怎样把馬克思变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問題，就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根本內容即无产階級专政的問題。这个問題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这是整个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必須仔細地談談这个問題。

考茨基是这样提問題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別”(即布尔什維克和非布尔什維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是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 3 頁)。

我們要順便說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維克，即孟什維

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是根据他們的名称，根据他們的言論，而不是根据他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呵！这一点以后再詳細談。

現在要談的主要是考茨基的偉大发现：“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問題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駭人听闻的糊塗理論，这真是完全背棄马克思主义，应当說，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施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問題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問題。看来，这不像白天一样清楚嗎？然而考茨基完全像一个专门背誦历史教科书的中学教員似的，固执地背朝着 20 世紀，面向着 18 世紀，在許多章节中千百次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君主专制、同中世紀制度的关系的濫調！

真是像在梦里嚼树皮！

这根本是文不对題的說法。考茨基想把問題說成有人在鼓吹“鄙視民主”（第 11 頁）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要用这种空話来抹杀和混淆問題，是因为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場上提問題，只談一般民主，而不談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定的阶级概念，拚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們的这位廢話专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 63 頁中的 20 頁，来大談其空話，这些空話资产阶级是很願意听的，因为这些空話是在粉飾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問題。

但是考茨基的书的名称終究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学說的精华正在于此，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对題的廢話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談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話引用一下。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是怎樣引用的，這簡直是一出滑稽劇！請看吧：

“這個觀點”（即考茨基所說的鄙視民主）“依據的只是馬克思說過的一個詞”。——第 20 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 60 頁上，他甚至把這說成布爾什維克“湊巧記起了 1875 年馬克思在一封信上用過一次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兒”（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馬克思用過的這個“詞兒”：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適應的是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不能是別的任何東西，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⁴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論斷稱為“一個詞”，甚至稱為一個“詞兒”，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要忘記，考茨基是一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來的人；從考茨基的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或腦袋里一定有許多木箱，把馬克思所寫的一切東西放得井井有條，引用起來極其方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在書信或著作中，都會多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尤其是在巴黎公社的前後。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至 1891 這四十年間，根據 1848 年革命尤其是 1871 年革命的經驗，曾屢次談到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任務，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不過是在歷史上更具体、在科學上更確切地說明這個任務罷了。

為什麼把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很熟的考茨基竟這樣荒謬絕倫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呢？從哲學根源來看，這是用折衷主義和詭辯術來偷換辯證法。考茨基是要這套把戲的大師。從實際政治來

看，这是为机会主义者效劳，归根到底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加速地精通了这种艺术；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才。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高明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看吧：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完全是叛徒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给了极详细的指示，不过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把它们抹杀罢了）……“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自然，单就本义来讲，这个词又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经常的国家机关，而是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既然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可见马克思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所说的不是政体，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以和平地实现过渡，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是指的政体。”（第20页）

我特意把考茨基的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使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耍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研究问题的方法是首先给专政这个“词”下个定义。

好极了。观察问题时采取哪一种方法，这是每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要把研究问题的严肃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下个定义。只有这样，问题才会是清清楚楚的。考茨基却不这样。他说：“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不愿意给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方法研究问题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自由主义者自然只会讲一般“民主”。

馬克思主義者却永遠不會忘記問一下：“這是哪個階級的民主？”誰都知道，就是“歷史學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隸的起義或大騷動，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國家實質上是奴隸主專政。這個專政消滅了奴隸主中間的民主、奴隸主享有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沒有。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說出這種駭人聽聞的謊話，是因為他“忘記了”階級鬥爭……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義的錯誤論斷變成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論斷，就必須說：專政不一定要消滅專政階級的民主，但一定要消滅（或大大限制，這也就是一種消滅方式）被專政被鎮壓的階級的民主。

但是，不管這個論斷多么正確，它並沒有給專政下定義。

我們來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吧：

……“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詞又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獨裁”……

考茨基好像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東嗅西嗅，偶然嗅到了一個正確的意思（即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但他畢竟沒有給專政下個定義；而且他下了一個明明同歷史不符合的錯誤論斷，說專政就是個人獨裁。這在語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行專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頭，也可能是一個階級等等。

接着考茨基指出專政同君主專制的區別，雖然他的說法顯然不對，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為這同我們研究的問題毫無關係。考茨基愛把自己的臉由20世紀轉向18世紀，又由18世紀轉向古代，他的這種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國無產階級建立專政以後，會考慮到考茨基的這種嗜好，讓他去當中學的古代史教員。用關於君主專制的推論來避免給無產階級專政下定義，這不是極

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騙子的行為。

总之，考茨基立意來談論專政，却講了一大堆明顯的謊話，根本沒有下一個定義！他本來可以不依賴他的才智；只憑他的記憶，從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論專政的一切言論。要是這樣，他一定能得出下面這個定義或實質上同這一樣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看，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他是群眾的代表，而不是像各國社會帝國主義者那樣被資本家收買的市儈混蛋的上層分子）都像白天一樣清楚的真理，對於每個為自身解放而奮鬥的被剝削者的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無可爭辯的真理，我們竟要“用戰爭手段”才能從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那里“解救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成了為資產階級效勞的卑鄙走狗的第二國際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換把戲，講了一大堆廢話，硬說專政的本義就是個人獨裁，接着又（根據這種偷換把戲！）說，可見馬克思所講的階級專政並不是指這個詞的本義（就是說，專政不是指革命暴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這個形容詞——“民主制度”下“和平地”獲得大多數）。

他說應當把“狀態”同“政體”區別開來。這種異常深奧的區別，正像我們要把一個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狀態”同他的愚蠢“形式”區別開來一樣！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為“統治的狀態”（他在該書下一頁即第21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說），是因為這樣就能使革命暴力化為烏有，使暴力革命化為烏有。“統治的狀態”就是一種

在……“民主制度”下可以有任何一种多数的状态！使用这样一套騙术，就能安然无事地使革命化为烏有。

但这套騙术实在太笨拙了，因而也就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們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誰也隱瞞不了”的真理。所謂“状态”同“政体”有区别，这种議論的荒謬可笑，是显而易見的事。在这里談什么政体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連小孩也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政体。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証明，这两种政体也同資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政体”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变态而已。

最后，談論政体，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粗魯地伪造馬克思的意思，因为馬克思說的分明是国体而不是政体。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机器，用恩格斯的話說，“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⁵。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場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怎样可怜的遁詞。

遁詞一。……“馬克思指的不是政体，証明这一点的是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轉变，即用民主方法实行轉变”……

这里同政体毫无关系，因为有些并非典型资产阶级国家的君主国并没有軍閥制度，而有些是典型资产阶级国家的共和国却具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伪造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談論問題，那他会問自己：有沒有絕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規律呢？他的回答便会是：沒有，

沒有这样的規律。这样的規律指的只是典型的即“理想的”現象，例如馬克思有一次把中等的、常态的、典型的資本主义称为“理想的”資本主义。

其次，就我們現在探討的这点來說，在19世紀70年代有沒有使英美成为例外的因素呢？稍有历史科学常識的人都显然知道，必須提這個問題。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伪造科学，就是詭辯。而一提出這個問題，就一定会回答說：革命的无产階級专政是用暴力对付資產階級；当存在着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时，这种暴力尤其需要。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極詳盡地說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內战”一书及其序言中）。但是，正是在馬克思发表这个意見的19世紀70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沒有这种制度（而現在，这种制度在英美也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立場，只好处处玩弄欺騙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給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拚命对讀者隱瞞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于和平轉變同暴力轉變的对立。

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詞、詭辯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棄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轉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資產階級方面去的行为。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記了”一件基本事实：壟断前的資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現得特別典型），比較地說，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20世紀才完全

形成的壟斷資本主義，由於它的根本的經濟特點，則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主張到處發展軍國主義。在談論和平變革或暴力變革典型到什么程度或可能到什么程度時，竟“不注意到”這一點，那就等於墮落為資產階級最下流的奴僕了。

通詞二。巴黎公社雖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由不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於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的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純粹民主中必然產生出來的一種狀態，如果無產階級占有大多數的話”（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 S. 21）。

考茨基的這個論據，異常荒唐可笑，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s richesses*（駁不勝駁的困難）。第一、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精華、大本營和上層分子都從巴黎逃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這又表明考茨基所說的社會主義的“一切派別”都參加了公社完全是造謠。當時巴黎居民分成兩個營壘，其中一個營壘集中了一切具有戰鬥性的和政治積極性的資產階級分子，把這種情形說成是“全民投票”和“純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嗎？

第二、公社反對凡爾賽的鬥爭就是法國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既然法國的命運決定於巴黎，怎能談得上“純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當馬克思認為公社沒有奪取屬於全法國的銀行是一個大錯誤的時候⁶，難道他是從“純粹民主”的原則和實踐出發的嗎？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們“聚集起來”發笑的國家里寫書，不然考茨基真是會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

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純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估計：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见过一次革命沒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迫使另一部分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不得已要用自己的武器使反动派感到畏惧,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沒有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階級,它能支持一天以上么?反过來說,难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备公社,說它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嗎?”⁷

請看,这就是“純粹民主”!一个卑鄙的市僧,“社会民主党人”(指此語 19 世紀 40 年代在法国的用法,以及 1914—1918 年在全欧洲的用法),竟異想天开,在階級社会中一般地談論“純粹民主”,他該受到恩格斯多么辛辣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的謬論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話里都充滿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詳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績在于作了打破和摧毀“現成的国家机器”的尝试。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結論非常重要,因此,他們在 1872 年对“共产党宣言”⁸部分“陈旧的”綱領作了一个修改。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消灭了軍隊和官僚制度,消灭了議會制,摧毀了“寄生的贅瘤——国家”等等;而絕頂聰明的考茨基却傻头傻脑,重复自由主义教授們說过千百次的东西,重复关于“純粹民主”的童話。

难怪卢森堡在 1914 年 8 月 4 日說,德国社会民主党現在已是一具僵尸了!

遁詞三。“如果我們說專政是政体,我們就不能說階級專政。因为如我們指出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 能管理的只

有“組織”或“政党”。

“糊塗顧問”先生，你糊塗了，你糊塗透了！專政不是“政體”，說專政是政體，這是可笑的胡說。馬克思講的並不是“政體”而是國體。你完全弄錯了。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對的；這種廢話，只有除了資產階級議會什麼也看不見、除了“執政黨”什麼也不注意的“議會迷”才說得出來。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可以向考茨基表明，是統治階級管理國家，例如中世紀的地主便是這樣，雖然他們的組織性還不夠強。

結論：考茨基史无前例地歪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自由主義者的地步，因為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會可鄙地吹噓“純粹民主”，掩飾和抹殺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內容，最害怕被壓迫階級使用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對“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的“解釋”，是把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使用的革命暴力化為烏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義來曲解馬克思這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叛徒伯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個後生小輩了。

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

被考茨基弄得一塌糊塗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樣。

若不嘲弄常識和歷史，問題就很明顯：只要各種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僅是既不了解階級鬥爭也不了解國家實質的蠢話，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變成習慣，消亡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是“純粹的”民主）。

“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歷史上有代